

京剧《成败萧何》的结构特色

曹树钧

摘 要:京剧《成败萧何》堪称当代历史剧结构严谨的典范,全剧以刘邦、吕后和韩信的矛盾为副线,而以萧何从保韩信到被迫将韩信送上不归之路为主线,两线紧密交织,而以主线贯串始终。情节发展首眼于萧何的感情线,有情则长,无情则短,将话剧的场面开掘技巧与戏曲有戏处泼墨如云,无戏处惜墨如金的手法有机结合,充分揭示人物性格与内心世界。该剧高潮场面想象丰富,虚构大胆,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矛盾层层揭示,推向顶点,具有超越时空的哲理内涵,让人回味无穷,备受心灵震撼。

关键词:严谨 场面开掘 感情线 悲剧性冲突

当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一方面经济蓬勃发展,一方面文化界、文坛存在着不少惶惑和忧虑。不少文化和艺术正以自己的媚俗进行大潮下的突围表演。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些所谓的剧作和演出,实在也不值得人们花费太多的精力加以评论,因为它们压根儿也没有花费多少劳动,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只不过是一些过眼烟云的文化现象。

然而,新编历史剧《成败萧何》是一个例外,它是新世纪剧坛上一部不可多得优秀剧作。

戏剧艺术重在表达人的感情,感情是戏剧观众进行艺术欣赏的介质。《成》剧剧作家创作时、剧组人员二度创作时饱含感情(这种感情来源于创作人员对生活、对人生的体验),这就使这个戏激起观众强烈的感情波澜和浓郁的审美愉悦。

京剧《成败萧何》不仅在人物塑造上、整体创造上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在文本的结构艺术上也别具特色,本文拟从这一角度,作一初步的探讨。

京剧《成败萧何》(以下简称《成》剧)堪称当代历史剧创作结构严谨完整、一气呵成的典范。

优秀的剧作本身是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犹如现实生活中的生物一样,不能任意删去哪一部分,精密到牵一发要动全身的程度。它的理想标准就像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所说的:“它所摹仿的就

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①《成》剧的结构就是达到这样严谨、完整的典范。

全剧有两条情节线,一条是刘邦、吕后与韩信的矛盾,一条是萧何与韩信、刘邦、吕后的矛盾,萧何从保韩信到被迫将韩信送上不归之路,这是主线。两线紧密交织,而以主线贯串始终。戏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将这两条相互交织的情节线鲜明地展示在观众面前。第一节“赐宴祭剑”,汉室初建,刘邦赐宴群臣,韩信恃才傲主,竟姗姗来迟,萧何火速亲往宫外迎候,催他连连前往,既隐伏了刘邦、吕后与韩信的矛盾,又展示了萧何爱才、保韩的热切心情。刘邦让萧何诵读祭剑祭文这一情节,山雨欲来风满楼,简炼地渲染并预示了全剧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紧张态势,与最后的悲剧结局,形成严密封闭而又完整的艺术世界。

由“赐宴祭剑”引出古道边萧何“送韩赠书”,规劝“韩信凡事收敛少任性”的谆谆嘱托,简洁地勾勒出萧何“爱才保才”的深长情谊。紧接着韩信“窝藏钦犯”、陈稀造反韩信“称病抗旨”两个重大事件,使韩信与刘邦的矛盾日益激化,而萧何一保再保,情节的发展一环扣一环,紧密相连,真正做到“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的地步。让观众引领在望,迫切关注事件的变幻、人物命运

的发展。

二

《成》剧结构的第二个特色,情节的发展始终着眼于萧何竭尽全力保韩信这条感情线,有情则长,无情则短,将话剧的场面开掘技巧与戏曲传统的有戏处泼墨如云、无戏处惜墨如金的手法有机结合,既充分揭示了人物的性格,又开掘了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

《成》剧中第四节“楚地问罪”、第六节“进宫受命”是《成》剧矛盾充分展开的阶段,是将话剧“场面开掘”与京剧传统艺术有戏处“泼墨如云”,无戏处“惜墨如金”的手法有机结合的典型场景。

第四节“楚地问罪”之前,刘邦闻报韩信窝藏钦犯、操兵演阵,勃然大怒,决定亲征剿韩,一场血战迫在眼前。第三节“挡驾保韩”,萧何斗胆挡驾,万死一保,并建议刘邦巧改特诏,以巡狩为名,前往楚地审察真相。萧何的这一建议既保全了刘邦的面子,又避免了一场血战。以简洁的手法刻画了萧何的机智、老到和对韩信真诚情谊。然后,紧接着便以浓笔重彩描绘了一场面对面的、更为错综复杂的斗争。

“楚地问罪”一节以“拒献首级”、“戴孝致哀”、“三保韩信”、“传诏降职”四个回合,将刘邦、韩信、萧何之间的复杂矛盾层层展开,步步推进。

第一个回合“拒献首级”,钦犯钟离昧酬知己自刎身亡,萧何劝韩信亲手献上钟的头颅,以免杀身之祸。他的这一建议被韩信断然回绝:“献头颅保性命你把楚王看贱”。揭示了韩信胸襟坦荡、率性为人的性格。萧何进而劝韩信“万万不可重私情轻天下,”“保自身更为了保天下平安。”通过矛盾的深入展开,揭示了萧何忠君护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和君子之道。

紧接着第二个回合,韩国信不仅拒献故友首级,而且还要为故友戴孝致哀,尽管萧何百般解释也挡不了刘邦勃然大怒,指责韩信“窝藏钦犯,意在谋反”。

第三个回合,萧何等人三保韩信,曲折地揭示了刘邦诬韩信谋反不得人心。

在这样的情景下,刘邦被迫自己转弯,假心假意地称赞韩信“豪气干云、忠义可嘉”,命人“赐还人头,厚葬钟离”,落得一个众人赞扬“陛下圣明”的好名声。然而,接踵而来的是第四个回合“传诏降职”。刘邦不但将韩信统率的三十万楚军就地遣散,还立即免去楚王封号,并勒令他迁居咸阳,回朝伴驾,以便他每时每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一描

绘,将刘邦的虚伪阴险、两面三刀的权术揭露无遗。

“楚地问罪”这一节,剧作家将戏剧发展得紧张紧凑,迂回曲折、有起伏、有进展,内容充实,层次分明。刘邦、萧何、韩信的三个人物性格在这一节中有了进一步的揭示,使观众对后面剧情跌宕、人物命运的发展,产生了更为浓烈的兴趣。

第六节“进宫受命”是《成》剧又一脍炙人口的戏剧冲突得以充分展开的戏剧场面。这一场面通过“吕后三谢”、“吕后问罪”、“跪求萧何”三个回合,将萧何和吕后之间围绕“保韩和杀韩”之间的尖锐矛盾更为曲折跌宕、层层深入地揭示了出来。

第一个回合“吕后三谢”。吕后先是假惺惺地说“今夜特请丞相作客,实为心存三谢”。这三谢实际上正是萧何为大汉江山建立所作出的创业之功,是萧何实实在在的历史功绩。然而,吕后今日深夜宣萧何进宫,其意并非为表彰他的这些历史功绩,于是进入第二个回合“吕后问罪”,这才转入正题。吕后扔出韩国信手下乐兆的告密信,诬告韩信谋反。萧何据理力陈韩信“实实无有谋反之心。”图穷匕首现,矛盾冲突发展到这里,吕后终于露出她深夜宣萧何进宫意在“协助本宫,除掉韩信”的狰狞面目。此时的萧何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无论韩信反与不反,你是必除之后快哪!”事已至此,萧何不放弃救韩的一丝希望,再一次跪求吕后不要“赶尽杀绝叫天下人心寒。”

写戏写人,写人写心。《成》剧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注意刻画人物栩栩如生的性格,而且进而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于是,又有了第三个回合:“吕后求萧”。吕后屏退左右侍从,深宫中只有吕后与萧何两个人,展开了两人之间“掏心以待”的一场戏。这场戏,通过吕后之口揭示了刘邦早有杀韩之心,吕后为了太子,也为“立誓要做人上人”,决心抓住这一时机诛杀韩信的勃勃野心。

萧何深夜进宫这件事,在史书上记载十分简单。据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所写,吕后欲召韩信“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穉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给信曰:‘虽疾,疆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②吕后与萧何具体说了些什么?怎么求萧何的?均无史书记载。因此这整个一节内容均出自剧作家的想象、虚构。这样的虚构不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它既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因而符合艺术的真实。通过这一场面的开掘,吕后这一人物阴险、狠毒、狡猾、野心勃勃的性格和阴暗心理,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示了

出来。在这样一个阴毒王后的制约下,萧何除了“无奈地仰天发出一声心之哀叹:‘天’……”之外又能如何作为?

三

《成》剧结构的又一显著特色是,高潮场面“冷月追韩”,与传统优秀剧目“萧何月下追韩信”,形成巧妙的对比,通过大胆的虚构,丰富的想象,将全剧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矛盾推向顶点。使此剧具有超越时空的哲理内容,让人回味无穷,备受心灵震撼。

《萧何月下追韩信》原系1925年周信芳、欧阳予倩等合作编演的古代戏连台本戏《汉刘邦统一灭秦楚》(简称《汉刘邦》)中的一本,原剧共10本。在第10本中,周信芳将其在1922年开始编演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一剧穿插在《汉刘邦》中演出,故事大意为:“韩信在家乡贫苦,投项羽,不被重用。张良访贤,介绍韩信往投刘邦。韩信到汉中,先见萧何,萧何再三向刘邦推荐,刘不能重用。韩气愤出走,萧连夜将其追回,此时韩信才取出了张良之角书,刘邦乃拜韩信为大将。”在10年连台本戏停演后,周信芳仍常演《追韩信》,此剧成为他在舞台上历演不衰的经典剧目,为麒派的代表性剧目之一。

《成》剧的编演不仅在唱腔的处理上体现了麒派的风格特点,而且注重人物性格塑造,人物情感淋漓尽致的抒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此剧很好地传承了麒派艺术。不仅如此,此剧在新的历史条件,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解读演绎了这一著名的历史故事,突出了全剧“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既没有将它简单地演绎成“性格悲剧”,更没有将它演绎成“命运悲剧”,而是突出了“皇权”与追求个性自由,这一合乎人性的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打败项羽之后,韩信立下赫赫战功,然而他并无篡权的野心,他只想自由自在、活它个痛痛快快。这一向往个性自由的追求虽然是合理的,也是人类社会必然要追求要实现的人性解放愿望。然而,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下,这样合理的追求却是不可能实现的,它遭致的必然是毁灭的下场。只要封建皇权专制存在一天,或封建专制的残余存在一天,无论何时何地,这样的悲剧必然会在人间重演。《成》剧用这样的观点重新解读了这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便准确地说明了这一悲剧的实质,赋予了这一悲剧艺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

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在《成》高潮场面中,获得了最充分、最撼人心魄的揭示,并使此剧与

《追韩信》一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萧何当年追韩信是为了爱才、爱国,如今追韩信却违心地害才、灭才,这对萧何是多么刻骨铭心的痛苦。剧中最后,萧何三拜,将这种内心痛苦推向了顶峰。

紧接着伴唱声起:“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岂能由萧何……”这两句唱词更引起了观众深长的艺术回味。

编剧理论家韦尔特说得好:“高潮是给观众造成最大的印象,也是得到观众最富于感情反应的时刻,这是感情最强烈的时刻。”^③《成》剧的高潮既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也还引起了观众富于哲理性的人性思考。

这样情理交融的时刻,正是戏剧艺术家梦寐以求的时刻,而《成》剧以简练、质朴的艺术魅力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在《成》剧的创作过程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剧中肖静云这一人物的虚构有悖历史真实。笔者对这样的意见不敢苟同。恰恰相反,笔者以为这一人物的虚构,为萧何、韩信这两个人物的塑造生色不少,尤其是高潮场面,最后肖剑云猛地一剑刺入腹部,倒在落叶之中,大大地增强了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性,使观众更加同情韩信、萧何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

作为我国话剧史上杰出的历史剧剧作家,郭沫若对历史剧的基本性质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他多次强调“史”和“剧”、“科学”和“艺术”的区别,指出“科学与文学不同,历史家站在记录历史的立场上,是一定完全真实的记录历史;写历史剧不同,我们可用一分的材料,写成十分的历史剧……”^④写剧本不是在考古或拘泥历史资料,历史剧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由于明确历史剧是“剧”而不是“史”,因此便形成郭沫若史剧构思想象丰富、虚构大胆,并能用火炽的感情将所描写的史实与虚构融为一体,充分发挥历史剧作为艺术的独特魅力。

《成》剧作为新编历史剧,是地地道道的艺术,剧作家李莉构思时充分发挥了艺术想象这一功能。历史剧作为艺术作品的一种,决非史实的翻版,也不是历史故事的照猫画虎,它是历史生活经过剧作家的头脑加工、改造、提炼过的产物。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艺术作品既然是由心灵产生出来的,它就需要一种主体的创造活动,它就是创造活动的产品……这种创造活动就是艺术想象”^⑤,没有想象,就没有《成》剧的创作。我们欣喜地看到,新编历史剧《成败萧何》,继承了我国戏剧史上郭沫若、阿英、杨林彬等老一辈剧作家历史剧创作的精神,大胆地

虚构了肖剑云这一人物,并在基本忠于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剧作家决不搞当下某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胡编乱造的“戏说”、“穿越时空”),充分发挥了艺术想象,塑造肖静云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侠义女子,她在高潮场面的所作所为,令人更加同情、敬佩胸襟坦荡、率性为人的悲剧英雄韩信,也更加同情为顾全大局背着永世骂名的、白发苍苍的老相国萧何。这个人物在满怀愤懑的悲剧氛围中,还起了巧妙的间离效果的作用,让人深深思考历史人物悲剧所包含的隽永意蕴。

按史实,韩信最后的结局是被武士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在长乐宫斩首而死,死前感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灭三族,遭受古代最野蛮的酷刑,父族、母族、妻族尽被扫灭。在《成》剧中,主创人员并没有去渲染韩信的这一悲惨下场,自然主义的加以表现,而是着意张扬韩信、萧何“同怀着悲悯心肠深似海,齐将这生死荣辱轻抛开”的人格力量和人生感慨。高潮场面的描绘,承接前面的所有剧情,充分发挥戏曲艺术载歌载舞的特色,将全剧意蕴升华,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形成全剧诗情的高潮,令人回味无穷。

任何完美都是相对的,凝重有余、抒解不足,是《成》剧一个明显的弱点。首先应该充分肯定的是,这个戏的二度创作是出色的。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一些观众看后有一种压抑感,笔者的一位内行朋友也说:“此剧应该给观众留一些更多思考的空间,稍有松弛、喘息的机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感觉?笔者以为主要原因在凝重有余,抒解不足。

《成》剧所描写的一系列事件本身是十分沉重的:不是好友自杀,就是功臣降职;不是诬告陷害,就是惨遭谪贬等等。经典的悲剧,如莎士比亚、曹禺创作的悲剧,剧本的基调也是使人悲痛压抑的,

但是作者注意艺术辩证法,他们并不让观众老是处在一种压抑状态之中。除了在表演上,作者要求演员要懂得节制,要讲究“一举一动应有理性的根据和分寸”,感情的抒发要有“韵味的波纹”^⑥,在戏剧结构上,他们很注意通过喜剧性人物的穿插、悲剧性喜剧性场面的交叉、造成有抑有扬的喜剧性对照。一方面是紧张中的松弛,使观众的感情得到抒解,同时这种穿插又使后面的场面更紧张,悲剧益悲,是不协调中的协调,戏剧动作仍是统一的。《成》剧之所以让人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首先在剧本中,《成》剧缺乏喜剧抒解的场面;其次在导演处理上,还未来得及注意到运用导演手段来弥补这一缺陷。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主创人员过于考虑到将剧情压缩在两个小时之内,忽略了有张有弛,影响了审美的愉悦。

以上是近乎苛求的批评,丝毫不影响此剧作为精品的文化品格。

忠心希望我国戏曲舞台上出现更多的既恪守戏曲艺术美学原则,又与时俱进,在尊重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多的象《成》剧这样具有时代审美精神的精品力作。

注释:

- ① 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 ② 《史记选》,王伯祥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352页。
- ③ 韦尔特:《独幕剧编剧技巧》,转引自顾仲彝著《编剧理论与技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225页。
- ④ 《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戏剧报》1959年第6期。
- ⑤ 黑格尔《美学》第1卷,356页。
- ⑥ 曹禺《雷雨》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1页。

(责任编辑 郑锦燕)